

曼谷開會及普吉島二日遊記

氰胺公司所提供的「以Novantrone治療亞洲地區末期鼻咽癌的臨床試驗」，由77年3月到78年10月止，共蒐集六個國家或地區，八個醫學中心的108名病人。該公司為了徵求各研究者對於即將發表之論文的意見。遂安排五月一、二日於曼谷開會，三、四日遊普吉島。四月卅日在永安旅行社差勁地安排下，徐主任夫人，氰胺公司助理陳小姐，徐主任和我，先後搭三班飛經香港飛往曼谷。上午十一點，氰胺趙令器先生載著徐主任和我到中正機場，搭二點半華航班機，在香港過境，於當地六點四十分到達曼谷(比台北慢一小時)，在不確定旅館有無車子來載我們的情況，向機場載客中心買了計程車票(一輛一張，到downtown 300 baht，他們的計程車由機場統一管理售票，值得我們學習，免得乘客被敲竹槓。)也在The Thai Military Bank，以Us dollar travelers cheque換取25.91倍的泰幣(Baht)。搭著冷氣時好時壞的計程車，經過擁擠及積水的市區道路，到達Regent Hotel已近八點了，很快check in後，便去參加cocktail reception，會合了徐主任夫人及陳小姐。我們是最後到達曼谷的，簡單寒暄後，大夥便搭巴士到Royal Kitchen Chinese Restaurant晚餐，很合我們口味，共開四桌，依名牌就位，成員包括香港、馬來亞西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台灣、泰國的研究者，及氰胺美國總公司和各地分公司的職員。回到旅館，取得行李已是十二點以後的事了。

隔天8:45便開始會議，第一節由徐主任及馬來西亞的印度籍教授Prasad主持，首先Prasad複習造成NPC的多重原因：1. 基因遺傳：如鼻咽癌有家族聚集之傾向；由單核球測出的HLA-A2，BW46，DR9頻率遠高於正常人。2. EB病毒。3. 其他可活化EB病毒的環境因素，如發酵類食物、燻肉、鹹魚裡面的亞硝基胺，各種刺激性的煙霧等。接著徐主任報告NPC病人血清的Interleukin-2 receptor (SIL-2R)增加，而且與病期成正比，因此中和了IL-2，使得細胞性免疫能力降低，另外tumor necrosis factor (TNF)的濃度為正常人的兩倍左右(15.3 vs 8.4 pg/ml)，其在NPC所佔角色目前不確定。接著香港Queen Mary Hospital (QMH)的Sham (岑)及Choy (蔡)報告已在香港NPC symposium提出的題目。Coffee break後，由泰國的Vootiprux講放射線治療的後遺症，榮總的陳光耀及Prince of Wales Hospital的Leung講Chemotherapy，沒什麼創新。簡單的午餐後1:30繼續第一節，由氰胺美國總公司的medical director Dugan女醫師提出整個研究的始末，並且將一些有問題的病人資料提出作修正，因她報告得很詳細，使得原訂第三節的各醫學中心之資料報告，變得非必要了，改為較特殊的病例報告，於是我上去報告一例有左肱骨轉移的女病人，用了Novantrone後，得到partial response (PR)，但因發生中度心臟毒性(108名病人中，唯一的病例)，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(LVEF)由69%降到35%，所幸停藥後，LVEF升到48%，逐漸恢復正常，也沒發生臨床症狀。Novantrone (mitoxantrone)是一種新的化合物，屬於anthracenedione類，有點類似

Adriamycin (doxorubicin)，但較少心臟毒性，常用於乳癌，Hodgkin's, non-Hodgkin's及acute leukemia對白血球的殺傷力極強。另外馬來西亞的Dr. Lee也報告他的病例，但準備得不夠好，有些資料看來可疑。五點左右總算結束第一天的議程。耳聞泰國物價便宜，趁著晚餐前的時間，我很快走在酷熱的街道上，買了一只漂亮的仿製Rolex錶450Baht，當時以台灣的物價標準購買，覺得便宜，後來才知道被多賺了近一半的價錢。也去Regent Hotel附近的Sogo，比香港的Sogo大很多，東西的確便宜，我已是第二次出國了，總算買到了領帶、領夾、西褲及一些又好吃又便宜的食品了。然後很快回旅館搭巴士去一家泰國餐廳Dusit Rim Tarn，該餐廳座落於河流旁，時有漂亮燈光的大遊艇穿梭來往，煞是好看，涼風習來，也得以沖淡辛辣無比的泰國菜。用餐時間，有傳統的泰國舞表演，色彩鮮豔的服裝配合尖塔形的帽子，舞蹈則著重手部的動作，頗有泰民族的特色，只是不會令我想看第二次。回程巴士本想在Papong(泰國最熱鬧的夜市，一條街道中央為攤位，賣著各式各樣又便宜又好看的東西，兩旁則有lovers show, bar etc)暫停，讓大家購物，但因無法停車便作罷。回旅館已是十點多了，有人再自行前往，但累了一天，我們便回房休息。仔細看看氰胺公司及旅館所提供的服務，才知道在凌晨兩點以前將早餐的菜單掛在門外，便可按時在室內進早餐，以及氰胺公司負責洗衣和mini bar之東西的費用等。

第二天開始討論即將發表之論文，病人來源是香港：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4名，新加坡7名，泰國15名，菲律賓21名，台大及榮總各9名，馬來西亞13名。反應率為25%，並不是很理想，但因全部資料經美國FDA所承認，氰胺公司已是萬分滿意了！該論文最大爭論處，在於有33%的病人其病理分類為WHO I (Squamous cell carcinoma, keratinizing)，偏高許多，關鍵在於各國之病理及臨床醫師們，對於NPC的WHO分類不是很清楚，本來徐主任建議氰胺公司找一位病理醫師到各地重看片子，或是各研究者回去再與當地病理醫師重新看。但泰國的Visoot V(泰國人比較重視first name，反而較少叫last name)堅決反對，因他們的病例大都是別人轉介的，要重看原片子很麻煩，因此可能會刪掉病理分類一項。回台灣後，我找到替WHO執筆，分NPC為WHO 1, 2, 3的新加坡大學病理教授Shanmugaratnam之論文，才知道WHO 1又分為well, moderately, poorly differentiated 3型，純粹的well differentiated scc是很少，不到2%，其實NPC的病理相是均勻漸進的變化，並不是截然不同的三種，往往一張片子有的地方符合1，有的地方符合2 (nonkeratinizing) 或3 (undifferentiated or anaplastic)就看那一種居多，而定為該種。所以新加坡的報告發現，病理相之分類和年齡，性別、HLA抗原表現或細胞免疫狀態之分布無關。WHO 1的EBNA (EB nuclear antigen)抗體是較低些，但其他抗原的抗體則沒有差別，WHO 1的五年存活率是比2和3者差(11% vs 29% $P < 0.05$)。自助餐式的午餐

(Buffet lunch)後，總算完成這次的開會，下午有的人(包括徐主任夫婦)去購物，我和氫胺陳小姐等部分人則前往位於曼谷北方85公里處的Ayudhya，該地是暹羅(Siam)的舊都，從1350至1767年，歷經五個朝代，三十三個國王，於1767年被緬甸人所毀壞，Taksin國王便在Thonburi建立新都統治15年，後來Rama國王一世再遷都於曼谷，開始Chakri王朝之統治。由於塞車，兩個多小時才到達目的地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有高聳尖塔的Wat Mongkhon Bophit。Wat(越)是temple(廟)的意思。必須脫鞋子才能進入廟內看一座巨大，青銅製的坐佛，甚至進入旁邊的廁所也要脫鞋，不知是否代表敬意。這個舊都到處都是尖塔，夾雜著一些廢墟，看久了，倒是覺得有點千篇一律。接著又驅車到另一Wat Yai Chai Mongkhon，除了整排的坐佛及林立的尖塔外，還有一尊白色的臥佛，蠻醒目的。因距曼谷很遠，所以匆忙瀏覽一番，便又得趕車回曼谷，已是近六點半了。本來我想去參加在sea food market的晚宴，但想想隔天一早便要到普吉島，於是便捨棄晚餐，而和氫胺陳小姐到Sogo及Central百貨公司購物，後者賣著許多當地的產品，九點便打烊，我們真後悔沒早點去逛逛。接著便搭機器三輪車到Papong，在該處購物真是淋漓痛快，買賣雙方藉著英文及計算機，討價還價，完全沒有公定價格，真是一絕。顧客以觀光客為主，但東西並不貴，而且種類繁多，可以買到小孩、男人的休閒服裝、女人的裝飾品、衣服、手錶、項鍊等，真是購物者的天堂。兩旁的秀場揹客不時招攬著客人，但不會予人壓迫感，全憑個人興趣。從頭逛到尾已是十一點了，便又花了40 Baht搭三輪車回旅館，整理一下鼓脹的行李準備隔早前往普吉了。

普吉島位於泰國最南端，以Sarasin橋和本土連接著。我們9:45由曼谷domestic airport到Phuket international airport已是11:00了，又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，才由位於北方的機場到達西南岸邊的Arcadia旅館，沿途看到排列非常整齊的橡膠樹，汽車並不多，空氣很新鮮，已具有道地的南國風味，到處可見檳榔、椰子樹。該旅館就建在Karon Beach旁，從房間內就可往外看到非常漂亮的海灘，配合著旅館內的游泳池，讓人無法抵擋水的誘惑。吃過細長、鬆鬆的泰國米飯之後，一輛九人坐的小巴士載著Prasad，徐主任及陳光耀三對夫婦，我和新加坡李醫師及陳小姐，沿著海岸公路開往東南方的普吉鎮，沿途看到Kata Yai(大)及Kata Noi(小)beaches，湛藍的海水輕撫著細白的沙灘，幾乎沒有任何污染的自然美景真是令人心神嚮往，接著是Nai Harn beach，一樣是風景如畫，每一個海灘就是一個度假中心，就有高級旅館迎接著觀光客；最南端是Promthep cape(四面佛岬)，泰國到處可看到四面佛，即一尊佛像有四個臉孔，似乎在保佑海上四面八方的水手，此處氣溫很高，據導遊說前一年七月的氣溫高達攝氏41度，真是酷熱，使得身材肥胖的Prasad夫人都不敢下車。往北走到達 Wat Chalong(越沙弄)，又是典型的泰國尖塔型寺廟，外表裝飾非常鮮麗，

似在和火紅的鳳凰木爭豔。最後到達普吉鎮的一家腰果 (cashew nut) 工廠，腰果外面覆蓋著一層堅硬的殼而構成種子，此種子是長在果實的外面，緊連在果實下方，真是奇特。用機器刀將種子切開後，外殼可作油漆的原料，腰果可直接曬乾或煮熟再加工處理，普吉島是盛產腰果的地方。我們又到水果攤買芭蕉、芒果、紅毛丹(吃來像荔枝)等，也看到榴槤、山竹，泰國的水果真是又甜又好吃，比臺灣的水果好很多。回旅館已是晚餐時間了，在游泳池旁一面吃自助餐、barbecue，一面看著青少年跳草裙舞，唱著頗具熱帶風味的歌曲，也真是一大享受，確實達到舒解身心的效果。在冷氣房間隔著落地窗往外眺望夜景，彷彿到了人間仙境，胸中舒坦無比。

隔天一早，大夥便搭乘遊艇往Pee Pee島出發，經兩個多小時的航程，遊艇終於接近Pee Pee island而停泊於近沙灘處，清澈見底的海水有著許許多多的熱帶魚，真是美極了，涼快極了，非常羨慕泰國有如此美麗，不受污染的海水。善游者已迫不及待下海游泳、潛水，不會游泳及沒帶裝備者只好由小汽艇載到沙灘上，戲著淺淺的水，欣賞上空的西方女子及作日光浴的美女。由沙灘上望著突向海上的聳立島嶼，在藍天綠水襯托下，心中不禁讚歎：這真是大自然的原始美景啊！在臺灣受污染的生態環境，要找到如此淨土潔水，真是難上加難！來到Pee Pee島，不下海泡泡，真是虛渡此行，所以回到遊艇上，不會游泳的我只好穿一件救生衣，下海划划，覺得穿一件不夠安全，再穿一件，總算可以放開支持物，勉強游幾公尺，浸泡於南國漂亮的海水中。在遊艇上吃過三明治、雞腿等，大夥又開往另一海域，沿途看到岸上的洞穴也住有人家，峭壁上有燕窩，要摘取可真困難。善游者再度下海，Prasad夫婦、新加坡Dr. Chan、徐主任夫人、陳小姐和我，則被載至Pee Pee島的Tonsai村，該處的海灘又是人間仙境一般，有許多渡假小屋(cabana)，都是由竹片藤片建造而成，有的還有空調設備。度假者都是西方人，真羨慕他們的人生觀。由岸上可看到直聳於海上的細長島嶼，就如電影中的James Bond island一樣，真是泰國一絕。沿著海岸有一條狹長街道，賣著各種熱帶水果，也有換鈔中心，游泳器具店，旅行社等，應有盡有，儼然一個海上小王國。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比較快，又到回程的時候了，累了一天，有的橫躺，有的坐睡，直到假的魚餌釣到一條飛魚時，大夥才從睡夢中醒來歡呼、拍照。回旅館洗過澡後，徐主任夫婦，我和陳小姐到位於Arcadia Hotel北方的Patong beach去吃晚餐，海灘旁就是馬路及商店、攤位，賣著如一般購物中心的店面，路上的行人仍是西方觀光客佔大多數，據說有點像Pataya，只是此處幾乎沒有色情污染。我們四人在一家sea food restaurant，點了豐盛的一餐，總計不到600 Baht，回程來了一陣雨，不久又停了，是這裡的特色。隔天一早六點便check out，迎著晨曦到達普吉機場，搭泰航沿著海岸線到曼谷，再轉華航，於台北時間17:25返國，結束五天半公務半旅遊的假期。